

#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 從2012年ICSA年會看膜拜團體研究的新動向

The New Trend in Cultic Studies: Observations on ICSA 2012 Annual Conference

doi:10.6752/JCS.201209\_(15).0030

文化研究, (15), 2012

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15), 2012

作者/Author : 陳天嘉(Tian-Jia Chen);任定成(Ding-Cheng Ren)

頁數/Page : 523-535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 :2012/09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752/JCS.201209\\_\(15\).0030](http://dx.doi.org/10.6752/JCS.201209_(15).0030)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 (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 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 從2012年ICSA年會看膜拜團體研究的新動向\*

### The New Trend in Cultic Studies: Observations on ICSA 2012 Annual Conference

陳天嘉、任定成

Tian-Jia Chen and Ding-Cheng Ren

#### 一、前言

2012年7月5-7日，國際膜拜團體研究會(the International Cultic Studies Association, ICSA)在加拿大蒙特利爾(Montréal)舉辦年會。通過會前檢索分析文獻、會上與主辦者和組織者及各國參會者的交流，以及會後對文獻的分析，我們從一個側面瞭解到膜拜團體研究的國際動向。本文的目的，在於將我們的觀察和認識，就教於學術界。

#### 二、反膜拜團體運動與國際膜拜團體研究會的轉型

「邪教」(evil cult)是一個中國概念。早在唐代，就出現了「邪教」的說法。及至清代，「邪教」一詞有了與現在接近的用法，即挑戰政府權威、破壞常態社會秩序、有時候還會傷害團體成員及其家人的非傳統教派。1950年代，中國大陸曾經使用「反動會道門」的概念指稱這類團體，但從1990年代中期開始，中國大陸主流社會又開始在這種意義上使用「邪教」一詞。由於判斷邪教的標準不同，為避免對研究對象的「汙名化」處理而影響學術研究的「客觀性」，一些學者

---

\* 北京市教育委員會共建專案專項資助。國際膜拜團體研究會和膜拜資訊組織2012年國際會議(ICSA and Info-Cult 2012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會議主題：操縱與欺騙(Manipulation and Victimization)，2012年7月5-7日。

用「民間宗教」、「秘密教門」、「秘密社會」、「救世社團」的概念來指稱這些非傳統教派。

在西方，人們一直用「異端教派」(sect)一詞指稱那些對《聖經》做出新的解釋而從天主教中分裂出來、形成了不同教義和宗教實踐的教派。到1930年代，學者們從社會學意義上提出了「膜拜團體」(cult)的概念，指稱那些不同於異端教派，從傳統宗教之外產生，與主流文化之間的關係高度緊張，靠克里斯瑪(charisma)維繫其領袖與信徒之間關係，具有奇怪信仰和越軌實踐的類宗教團體。1940年代，這樣的膜拜團體現象發展成爲社會運動，一些膜拜團體控制其成員的心智，並對他們造成潛在或直接的傷害。

1970年代以來，西方興起了反膜拜團體運動，隨之出現了反膜拜團體的學術研究和專業實踐。部分出自法律原因和學術原因，一些學者把「膜拜團體」的概念納入「新宗教」的範疇，另一些學者則使用「破壞性膜拜團體」的概念指稱那些極端的膜拜團體。

國際上研究「異端教派」、「新宗教」、「救世團體」和「膜拜團體」的圈子很多。研究和反對膜拜團體的組織機構的名稱中對這類團體的指涉也不相同。不過，「膜拜團體」或者「破壞性膜拜團體」是與中國大陸主流社會所說的當代「邪教」概念最爲接近的西方概念，國際膜拜團體研究會的學術活動和反膜拜團體的實踐是與中國大陸反邪教工作最爲接近、規模最大、最有影響的國際組織，雖然該組織與中國大陸主流社會在不少方面的看法和做法有所不同甚至相反。

國際膜拜團體研究會的前身是凱·巴尼(Kay Barney)1979年創立的美國家庭基金會(American Family Foundation, AFF)。巴尼是美國飛機製造和銷售公司雷聲公司國際事務部退休主任，因其女兒捲進統一教(the Unification Church)遭受了傷害而創立該基金會。他成立美國家庭基金會的目的，是爲了從專業和科學的角度幫助像他女兒那樣涉入膜拜團體的成員脫離這些團體並免受傷害。基金會的工作主要是組織開展研究和教育活動。1980年代初，哈佛大學從事新宗教運動研究的精神病學家約翰·戈登·克拉克(John Gordon Clark, 1926-1999)帶領其團隊積極參與了AFF的活動。後來擔任國際膜拜團體研究會執行董

事的邁克爾·朗高尼(Michael Langone)就是這個團隊中的一員。

朗高尼編輯的《離開膜拜團體而恢復：幫助心理和精神虐待受害者》論文集(Langone ed. 1993)，反映了AFF的早期立場和策略。全書收錄了與美國家庭基金會聯繫密切的22位作者的19篇文章。作者包括研究者、治療師、神職人員等幫教專家。社會學家瑪格麗特·辛格(Margaret Singer)在序文中明確將人民聖殿教(the Peoples Temple)等組織歸為採取精神控制的邪惡組織(evil organization)。書中的基調是：一些極端新宗教運動在使用心理操控對教徒進行傷害，要通過攻擊膜拜團體領袖、教義及其活動來與之做鬥爭，對於膜拜團體成員的幫教要包括諸如強制脫離(deprogramming)之類的激進措施。該書曾遭到學者的批評，被指觀點偏頗缺乏平衡，所有的幫教建議和心理療法僅僅基於單一的洗腦理論。(Saliba 1995)

AFF對膜拜團體採取的立場是強硬、激進和直接的批判。其學術資源單一，主要來自精神病學的理論和實踐，很多需要縝密區分和辨析的觀念被認為理所當然，其會議語言缺乏學術術語，泛泛的討論難以交流新知。從事新興宗教研究、區域研究、社會學研究、政治學研究、法學研究、無神論研究、補充與替代醫學研究的學者當中，少有參加AFF和ICSA會議者。

在這樣的背景下，美國家庭基金會於2004年更名為「國際膜拜團體研究會」，在理念和工作方式上自覺轉型，以更好地反映組織的關注焦點以及邪教研究的國際維度和學術維度。

ICSA宣稱，它是一個由關注膜拜團體、替代運動及其他環境中的心理操控和心理傷害的人士組成的一個全球性網路。該研究會收益免稅，支持公民自由，不依附任何宗教或商業組織。其使命是用研究和專業的視角教育公眾並幫助那些受過傷害的人。為履行其使命，該會提供的平台和服務包括大會、工作坊、地方會議、專門演講、研討會及其他活動專案，藏有25,000多篇(部)文獻的電子圖書館及多種期刊和出版物，個性化的幫助，如何評價和使用資訊有效處理膜拜團體和其他團體有關問題的看法，對膜拜團體研究的支持，與涉入膜拜團體和其他團體的家庭和前成員、幫教專家、學者及對膜拜團體研

究領域感興趣的其他人組成網路聯繫的機會，訓練志願者的機會等等。'ICSA在世界多個國家如比利時、西班牙、義大利、加拿大都有聯絡機構存在，每年年會基本上會在這些地區舉辦。年會為社會學、犯罪學、心理學、神經科學等不同領域的研究者、幫教專家提供一個可進行面對面交流的學術平台。ICSA2005年在西班牙馬德里召開的會議中明確提出，該組織致力於運用學術和專業研究，來分析家庭和個人的膜拜經歷(cultic experiences)所招致的現實問題，並協助專業人士進行幫助和預警。(Langone 2005)其主辦的《今日國際膜拜團體研究會》(ICSA Today)旨在反映各國反膜拜團體的實踐，擁有20人的龐大編輯隊伍，其中7人來自美國以外的國家。

基於cult一詞定義上的模糊性與局限性，又因為某些特定組織和運動在不同時空會發生變化，簡單地貼標籤並不明智，因此ICSA不主張開具膜拜團體清單，主張使用描述性的形容詞cultic代替名詞cult，以「是否造成傷害」作為判斷是否cultic的標準。

ICSA期望與世界各地相關組織、團體和個人建立聯繫。針對一些組織或運動從先前的封閉和極端逐漸轉向有限開放和溫和的世俗化情況，同時出於法律因素的考慮，ICSA的策略從原來的單純「反膜拜團體」，過渡到淡化對抗，倡導不同群體之間理性平等對話。ICSA相信，它所研究的問題是複雜的、多學科性質的，因此需要公開地表達並考慮多種多樣的觀點。ICSA極少對特定問題表明正式立場，更願意鼓勵那些對ICSA的董事會和顧問團、委員會、大會、出版物以及其他研究和教育活動做出貢獻的人們明確地表達個人意見，以使同行和他人能夠予以評論。ICSA會邀請一些膜拜團體現在的成員參加年會討論。這些舉措使得其形象逐漸趨向溫和。但是，對於已經確認造成傷害或存在潛在傷害的危險組織，ICSA仍然會堅決揭露並提出警示。

雖然有了這些變化，但學術界仍時有對ICSA的批評之聲。就在2009年，道格拉斯·柯萬(Douglas E. Cowan)和大衛·布羅姆利(David

G. Bromley)還在指責ICSA並沒有提供描述一個團體具有「膜拜特點」有哪些必要指標，他們既沒有界定多少實踐和行為構成所謂「過度」行為，也沒有提供他們所列出的具有傷害性的實踐的證據。他們二人還批評說，ICSA列出的膜拜性質的特徵表過寬，甚至可以把諸如福音派新教、羅馬天主教、佛教和印度教之類的主流組織都放進去。(Cowan and Bromley 2009: 4, 219-222)

### 三、2012年ICSA蒙特利爾年會總體情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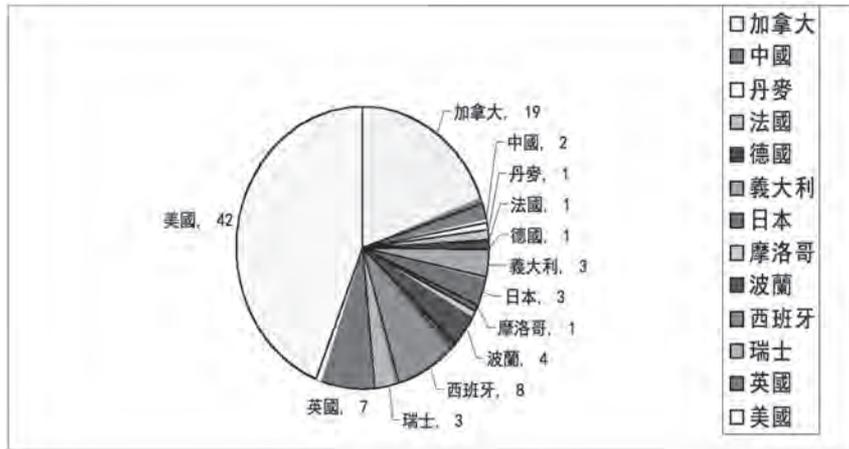
ICSA的2012年年會由ICSA、膜拜團體 / 異端教派－資訊(Info-Cult/Info-Secte)、蒙特利爾大學比較犯罪學研究中心(ICCC)、魁北克為受害者辯護協會(L'Association québécoise Plaidoyer-Victimes)共同主辦。年會委員會由4人組成，他們分別是：ICSA董事會主席勞娜·郭德伯格(Lorna Goldberg, 女, 美國)，ICSA董事兼《國際膜拜團體研究學報》共同編輯、西班牙馬德里自治大學(Universidad Autónoma de Madrid)生物與健康心理學系副教授卡門·阿爾門卓斯(Carmen Almendros, 女, 西班牙)，ICSA董事和「膜拜團體資訊」執行董事及創始人邁克爾·克羅普菲爾德(Michael Kropveld, 加拿大)，ICSA董事會執行董事兼《今日國際膜拜團體研究會》主編朗高尼(Michael D. Langone, 美國)。此外，蒙特利爾年會計畫委員會9人和科學大會組織委員會4人也參與了年會的組織。

此次年會的主題為「操縱與欺騙」(Manipulation and Victimization)。在年會分會中，包含題為「宗教语境中的操縱與欺騙：理解與爭議」的科學討論會(由ICCC組織)，與其他分會同時舉行。年會以幫教膜拜團體成員和警示為宗旨，並避免政治話題，避免引起法律糾紛。會議的基本要求與聲明表示，報告人的觀點和立場不代表ICSA，未經書面允許不得採訪、拍照。

參會總人數為252人，平均年齡52歲。其中，第一次參加年會的占40%，膜拜團體前成員占60% (SGA〔第二代成人〕占30%)，膜拜團體成員家人參會者占20% (其中前成員家人占60%)。前成員參會

比例最高，是ICSA最關注的群體，多種活動都圍繞前成員展開。報告人爲98人，來自13個國家，其中美國人最多，其次是加拿大人、西班牙人和英國人。

圖1：國際膜拜團體研究會2012年年會論文報告者國別分布



此次年會的主要內容包括：(1)全體大會：開幕式、閉幕式、ICSA報告、選舉新的董事會主席、頒獎，(2)10場專題討論會，(3)「宗教語境中的操縱與欺騙：理解與爭議」科學討論會，(4)心得交流會（僅限前成員），(5)臨床交流工作坊（精神健康專家），(6)學生牆報，(7)鳳凰計畫（Phoenix Project，前成員文藝作品展），(8)膜拜團體問題圖書展銷。

其中，10場專題討論會的主題包括：膜拜團體受害者與法律，膜拜團體與家庭，膜拜團體與社會、歷史、文化，膜拜團體與神經生理、心理及認知科學，閉關弟兄會(Exclusive Brethren)的操縱與欺騙，研究策略與對話，其他相關機構介紹與展示，法語分會，波蘭膜拜團體研究，西班牙膜拜團體研究。

在討論會的報告中涉及較多的膜拜團體包括：閉關弟兄會、基督軍修會(Legionaries of Christ)下屬的平信徒運動(Regnum Christi)、神聖公民(Sovereign Citizen)、統一教(Unification Church)、奎師那知覺運動(Hare Krishna Movement)和科學神教(Scientology)。

在閉幕式上，ICSA董事會主席勞娜·郭德伯格卸任，ICSA董事史蒂夫·艾切爾(Steve K. D. Eichel)當選為主席。會議向「天主教膜拜團體基礎的哲學反思」(加拿大)和「摩門教在招募新成員中所採取的社會—心理影響手段」(美國)兩份學生牆報分別頒獎。最後，組委會宣布下次ICSA年會將於2013年7月4-6日在義大利德里雅斯特(Trieste)舉行，年會主題為「團體中的操縱、濫用權力與虐待」。

#### 四、2012年ICSA年會學術分會的關注焦點

**操縱與欺騙的方式和機制。**ICSA每年都專門開設一個揭露和警示膜拜團體的分會作為主題分會，反映全球最新的膜拜團體資訊，對造成傷害的組織進行剖析，既有學者的研究論文報告，也有前成員、專家、成員家屬的討論與現身說法。此次年會的主題分會是「閉關弟兄會的操縱與欺騙」。美國華盛頓大學的哲學教授彼得·考斯(Peter Caws)曾經是閉關弟兄會的成員，幼年在該組織中長大。他對manipulation、victimization進行了詞源與詞義考察，以閉關弟兄會的教義、行動為例，分析了這些語義的概念範圍，揭露了該組織的修辭策略、真實意圖，以及對成員所造成的傷害。在加拿大道森學院(Dawson College)和肯考迪亞大學(Concordia University)任教的蘇珊·帕爾默(Susan J. Palmer)考察了1990年代以來加拿大、美國和法國涉及膜拜團體教主騷擾或強姦幼女的新聞報導和犯罪案例劇增的情況。她將這些案例概括為三類：第一類是膜拜團體的文化敵對者訴諸編造性醜聞的策略捏造的「虛假指控」，這些斷言幾乎不可能反駁；第二類是「傳統教主」，即仿效古代亞伯拉罕教先知，基於教義的多配偶者或與女信徒結成「精神婚姻」的辯護者；第三類是具有心理學戀童癖特徵的新宗教運動領袖制定教規教義來為自身犯罪服務。她指出，包含性魔力、破戒、性的儀式操控的性犯罪是塑造教主克里斯瑪的機制。中國科學院大學新聞與科學傳播系主任張增一教授對2000-2011年間中國大陸報紙關於「邪教」的報導做了統計分析。根據這些報導，邪教在中國導致的死者，除了邪教實踐者本人外，相當一部分是

他們的家人。張教授指出，在中國大陸報紙的報導中，對邪教導致傷害尤其是死亡原因的描述，多歸因於這些邪教以身心修煉治病健身為誘餌，實現對練習者的精神控制，從而導致一些練習者精神異常，拒絕就醫服藥，貽誤治療時機而死亡，甚至自殺或殺害他人。

**膜拜團體心理傷害的測度。**1994年，威廉·錢伯斯(William Chambers)、朗高尼和亞瑟·都爾(Arthur Dole)根據對308位受試者就112個問題的回答，開發了一個28項團體心理虐待等級體系(the Group Psychological Abuse Scale, GPA)，作為對那些經常性地或者系統地對其成員進行心理虐待的團體進行測量的評價體系。(Chambers et al 1994) GPA已經翻譯成西班牙文和日文，並且已經用於全世界數十項以上的研究。此次年會上，阿爾門都斯交流了他們開發的用於評估不同類型膜拜團體心理虐待策略實施密度的測度工具「團體心理虐待標度」(The Escala de Abuso Psicológico Aplicado en Grupos, EAPA-G)。與ICSA提出的GPA類似，EAPA-G從科學角度根據經驗方法來評估團體環境下的心理虐待。但不同的是，EAPA-G是基於另一種對操控團體心理虐待的定義和分類。該工具已經成功用於監控評估三個來自西班牙、日本和英語國家的不同社會文化環境下的膜拜團體。西班牙格拉納達大學心理學教授胡安·戈多伊(Juan Godoy)指出，家庭是兒童身體、心理、社會心理健康成長的首要環境，當家庭成員加入某個膜拜團體時，每一個家庭成員都可能遭受傷害。在阻止精神分裂症復發的研究中，關於情感表達(expressed emotion, EE)的研究最多。戈多伊使用了常規的坎坡威爾家庭訪談表(Camberwell Family Interview, CFI)和對親屬問答反應的紀錄報告來測度家庭情感氣氛(family emotional climate, FEC)。為了彌補CFI和FEC兩種方法的缺點，戈多伊小組開發了評估情感表達的結構訪談(Structured Interview for the Assessment of Expressed Emotion, E5)進行測度，用來盡可能評估家庭成員的互動。在會上，戈多伊報告了E5開發最新版本E5-c的情況，並討論了家庭干預計畫帶來的啓示。

**膜拜現象的神經生物學解釋。**對人類大腦的研究，可以加深對特定環境下人的認知、情感、感知和行爲的理解。現代依戀理論(modern attachment theory)和人際神經生物學(interpersonal

neurobiology)理論是目前最廣泛使用的兩個理論。現代依戀理論確證了英國精神病學家鮑爾比(John Bowlby, 1907-1990)和後續研究者發現的依戀模版(templates)具備大腦內部的生物基礎。人際神經生物學則強調，大腦在人際環境中發展，受該環境的影響和制約。長期從事膜拜團體臨床研究的美國南加州大學社會工作學院臨床教授多尼·維特賽特(Doni Whitsett)從神經生物學角度研究膜拜團體造成的人際創傷。維特賽特指出，一個健康的組織系統要同時存在連動(linkage)與變異(differentiation)，膜拜團體是群體組織，其群體思維、群體感受和群體行動屬於一個極端的例證，要求成員間建立聯動，卻阻止成員的變異。在組織中，雖然成員間的連動是舒適的，讓彼此有歸屬感，但是代價卻很高昂，成員失去了個性即變異。在大腦中，連接高低腦皮層的區域是前額皮質(prefrontal cortex, PFC)。維特賽特描述了移情作用、情感調節等前額皮質的九個功能。

**政府、法律與膜拜團體的關係**。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法學教授琳達·德曼(Linda Demaine)考察了美國對膜拜團體傳教的管理，分析了膜拜團體傳教導致法律起訴的啓示。民主制的核心理念之一是思想的暢通交流，政府在限制個人之間的相互思想影響方面非常謹慎。一個關鍵預設是，人們能夠自主評估針對自己的勸說，會抗拒那些有悖於個人興趣的勸說。德曼指出，在特定情況下，政府會認為以上預設失效。她通過分析美國政府監管各種類型的傳教活動，考察了政府希望民衆抵制的傳教方式，以及政府認定有礙法規實施的傳教方式。加拿大阿爾伯特大學社會學教授斯蒂芬·肯特(Steve Kent)研究了美國和加拿大的一些膜拜團體如「神聖公民」、「科學神教」的反司法教義和行動。這些組織拒絕遵守國家法律，他們根據教義自行制定法律、司法程式等，極易對國家司法和執法人員產生敵對行爲。肯特分析了「神聖公民」對抗司法、攻擊甚至殺害執法人員，「科學神教」濫用法律指控來騷擾反對者等惡劣事件，指出這些北美地區膜拜團體攻擊司法系統的類型和範圍與該地區日益增長的對個人利益的安全考慮相關。瑞士日內瓦大學法學教授、日內瓦信仰資訊中心(Information Center on Beliefs in Geneva)主席弗朗索瓦·白朗內(François Bellanger)長期從事有關宗教自由、膜拜團體非法活動方面的研究。他指出，言

論自由和信仰自由是最基本和重要的兩種權利，公民對膜拜團體的指責與批評是言論自由的體現，但是同時，膜拜團體會指責這些質疑和干預是對信仰自由的妨害。他分析了在膜拜團體、反膜拜團體組織、膜拜團體成員互動中，信仰自由和言論自由所起到的作用。

膜拜團體研究的方法論問題。當今，膜拜團體現象複雜多變，而持不同立場的群體會有不同的表達和訴求。膜拜團體成員及其家人、反膜拜團體運動者、膜拜團體辯護者、新聞媒體、法律界看待膜拜團體的角度不同，這些群體內部也是態度迥異，甚至出現激烈的對抗。在學術維度，對研究對象的描述與資料解讀中如何秉承研究的元價值(meta value)而擺脫研究者自身的價值負載？面對複雜多變的群體，研究者採取哪些必要的立場和策略？在年會的研究策略與對話部分，國際膜拜團體研究的領軍人物、英國倫敦經濟學院宗教社會學榮休教授、「宗教運動資訊網路中心」創辦人愛琳·巴克(Eileen Barker)就宗教社會學研究立場的學理問題與現實考慮作了分析。針對澳大利亞麥考瑞大學(Macquire University)史蒂文·馬切(Steven Mutch)提出的新宗教研究中關於區分「前成員研究」與「現成員研究」方法論問題的觀點(Mutch 2006)，巴克指出，雖然在學理上宗教社會學家在試圖理解「膜拜團體戰爭」(the cult wars)的努力中，不應當代表任何一方，或者說，應當代表每一方，但是現實情況中保持中立的騎牆立場會產生諸多困難。爲了盡可能多理解多種立場及其內在緊張，在方法論上有必要適當跨越立場的柵欄。北京大學宗教社會學學者盧雲峰副教授報告了他本人在台灣對一貫道培養虔誠成員策略的多年田野調查結果。他發現，一貫道所實踐的「漸進性嚴格」模式以及經過改良的「許願—還願」機制在提升信徒虔誠程度方具有重要作用。其研究表明，虔誠信徒的產生並不神秘，也無須言必稱「洗腦」，完全可以運用社會學概念來理解。

與膜拜團體成員的對話。在ICSA以往的年會上，法輪功、奎師那知覺運動成員都曾經在大會上參與辯論。作爲研究對象和關注對象的膜拜團體能夠出席發聲，無論其持有何種立場與意圖，都爲研究者、幫教人士提供了進一步深入觀察和瞭解的機會。此屆年會上，奎師那知覺運動和統一教都有成員參會。統一教現成員表示，ICSA已從大張旗鼓地「反膜拜團體」逐步拓寬其關注焦點，而統一教也在保

持基本「救世」運動特徵和教主地位的前提下，在封閉和保守的教規方面有所緩和改變。在ICSA組委會的主導下，有記者、幫教專家和膜拜團體成員家人與統一教成員進行了對話和辯論。

## 五、膜拜團體研究的現狀和新動向

極端或者破壞性膜拜團體嚴重危及正常的社會秩序、傷害人的心靈和身體。主流社會斷然採取合法措施，揭露其惡行，反對其活動，有效遏制了其在社會上的蔓延和對人類生命的踐踏。據不同國家主流媒體報導，1970年代至今，一些破壞性膜拜團體通過欺騙和操縱，導致一系列悲劇性群體事件：1977年39位天堂之門(Heaven's Gate)成員在加州自殺，1978年近千名人民聖殿教(the People's Temple)成員在圭亞那(Guyana)自殺或被謀殺，1980年代中期薄伽梵·思睿·拉傑尼希(Bhagwan Sri Rajneesh)即奧修(Osho)的信徒被判竊聽、陰謀謀殺律師、傳播沙門氏菌及其他罪行，1993年數十位男女和孩子與他們的大衛教派(Branch Davidian)領袖大衛·柯瑞什(David Koresh)在美國聯邦政府特工長時間圍攻之後燒死，1995年歐姆真理教(Aum Shinrikyo)成員在東京地鐵釋放沙林毒氣殺害12位乘客、傷害5,000餘人，1997至2001年媒體報導法輪功要求其成員患病不就醫導致死亡、其成員製造殺人和自焚事件，2000年千餘名恢復上帝十誡運動(the Movement for the Restoration of the Ten Commandments)的成員在烏干達被謀殺……。正是媒體、政府、學界和非政府組織的揭露、反對和干預，才使破壞性膜拜團體的惡劣行為在本世紀以來有所收斂，媒體報導的大型惡性事件相對減少。

在反對破壞性膜拜團體的過程中，逐漸出現了不少名稱各異的反對破壞性膜拜團的非政府組織，這些組織積極從事膜拜團體的資訊收集、警示及對其成員和家人的諮詢及救助康復工作。除了ICSA外，有影響的組織還包括美國的新澤西羅斯研究所(the Ross Institute of New Jersey)、烏克蘭的膜拜與社會(Cult and Society)、加拿大的膜拜團體 / 異端教派資訊、魁北克為受害者辯護協會、埃德蒙頓反心智虐待

協會(Edmonton Society against Mind Abuse)、義大利的心理虐待救助(S.O.S.-Abusi Psicologici)、西班牙的社會癮癖關注研究(Attention and Research in Social Addiction)、瑞士的日內瓦信仰資訊中心、日本膜拜團體預防與康復協會(Japan Society for Cult Prevention and Recovery)、中國關愛協會(China Care and Compassion Society)等等。這些組織都有自己的工作平台和對外窗口，但它們也注重相互之間的資訊交流和合作，共同推進這項事業。在ICSA年會上，多數這樣的組織都會參加。其中有些組織並與當地政府有合作關係。「膜拜團體 / 異端教派資訊」的工作，就得到了蒙特利爾市政府的支援，政府還為此屆ICSA年會的部分參會者舉辦了招待酒會。

膜拜團體活動與反膜拜團體運動都在發生著微妙的變化。從2012年ICSA年會反映的資訊來看，一些歷史上發生過破壞性犯罪事件的團體和運動為了獲得認同，開始以部分世俗化策略改變舊形象，如日本歐姆真理教在教主被執行死刑後對社會公開道歉並發生溫和蛻變。另一方面，一些帶有明確政治訴求具有社會煽動性的運動正在公開化，如「神聖公民」運動就對美國司法系統進行攻擊，法輪功也發生了由氣功組織到準宗教組織再到政治組織的演變。這些轉變給膜拜團體研究者提出了新的課題。

反膜拜團體組織在策略的變化主要有兩個方面，即加強學術交流和採用溫和方式。2012年ICSA學術年會中首次加入了科學討論會，即蒙特利爾大學比較犯罪學研究中心舉辦的「宗教語境中的操縱與欺騙：理解與爭議」學術分會，表明反膜拜團體運動比以往更加注重學術研究和學界的參與。ICSA邀請3位學者擔任共同編輯，把原來不夠學術標準的《膜拜團體研究評論》(*Cultic Studies Review*)更名為《國際膜拜團體研究學報》(*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ic Studies*)，試圖提高其學術水準和影響力。國際反膜拜團體運動宣導在理性與尊重前提下的平等交流和跨文化對話，對膜拜團體成員實施心理支援和治療、鼓勵和開導受害者離開膜拜團體、邀請膜拜團體現成員參會對話，盡可能減少交流中的衝突。不可否認，基於認識和立場上的根本差異，對話環節的緊張和火藥味在所難免，但總體來看，ICSA確實為來自不同國家和地區的學者和專家及其研究對象之間的互動提供了必要的空間和平台。

我們也觀察到，對膜拜團體現象的學術研究還很不成熟。柯萬和瑞貝卡·摩爾(Rebecca Moore)參加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2007年在深圳主辦的膜拜團體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時，就感到這次會議不同於美國宗教研究院新宗教運動研究小組、宗教社會學學會、科學研究宗教協會等機構主辦的會議，而是像ICSA舉辦的會議，「討論中充滿了一套想當然(taken-for-granted)的概念」。(Cowan and Moore 2008: 123)膜拜團體研究作為一個重要的學術領域毋庸置疑。一些相關領域的學者對這個領域的研究不以為然，也反映出這個領域還沒有形成自己的學術規範和獨有的研究方法，更沒有產出表徵這個領域特徵的學術成果。膜拜團體研究是一個跨學科領域。跨學科領域需要來自相關學科的理念、視角和工具。這些理念、視角和工具在新領域的應用，遲早會結出新的學術果實。

## 引用書目

- Chambers, W., M. Langone et al (1994). "The Group Psychological Abuse Scale: A Measure of the Varieties of Cultic Abuse," *Cultic Studies Journal* 11(1): 88-117.
- Cowan, Douglas E. and David G. Bromley. 2009. *Cults and New Religions: A Brief History*. Malden, MA and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 Cowan, Douglas E. and Rebecca Moore. 2008.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Cultic Studies, Shenzhen, China," in *Nova Religio: Journal of Alternative and Emergent Religions* 12 (2): 123.
- Langone, Michael ed. 1993. *Recovery from Cults: Help for Victims of Psychological and Spiritual Abuse*,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 Langone, Michael. 2005. "Introduction to the Conference: Cults, Psychological Manipulation, Cultic Groups and Other Alternative Movements," in *2005 ICSA Conference Madrid Book of Abstracts*.
- Mutch, Stephen B. 2006. "Cults, Terrorism, and Homeland Security," *Cultic Studies Review* 5(2).
- Saliba, John A. 1995. "Book Review: Recovery from Cults," *Journal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 34 (4): 531-532.